

我与平报的故事

回首过往 皆是深情

日报成长 我在珍藏

◇ 张辉

不知怎的,我对报纸有一种特殊的情感,经常到报摊上购买报纸阅读,对含有文学副刊的报纸更是情有独钟。在马路上看到一张报纸,我会旁若无人地捡起来翻阅一番,遇到有用的文章,也会裁剪下来,回家后粘贴在“报海拾贝”上。

在读报过程中,一篇《“集报大王”石天柱集报20000种》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,我立即致电责编老师,得到了石先生的详细地址,连夜写了一封言辞诚恳的求助信,并附上本地的几种报纸,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挂号寄了出去。时间不长,我收到一个沉甸甸的包裹,小心翼翼地打开,呈现在我眼前的是50余份花花绿绿的报纸,虽然都是陌生面孔,却倍感亲切。我一张张欣赏,完全沉浸在拥有报纸的快乐当中,极大地充实了我的业余文化生活。石先生热情邀请我加入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,在这个大家庭里有千余报友,他们分布在祖国的四面八方,为集报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。

1996年6月26日,我应邀出席了郑州中国集报发展研讨会暨第二届集报日庆祝会,全国各地300余报友到会祝贺。第二天,东道主河南报友赠送了许多报纸,热情的平顶山报友高勇、张朝阳找来了近500份《平顶山日报》,数分钟便被报友争抢一空,我有幸得到弥足珍贵的两份,高兴得像孩子欢呼雀跃。

回家后,我把此次收集到的百余种报纸一字儿排开摆放在地上,畅游在报纸的海洋里乐此不疲。忽然眼前一亮,“平顶山日报”五个大字映入眼帘,我俯下身拿起来仔细

遇见平报 遇见美好

◇ 董朝霞

结缘《平顶山日报》,是在我的中学时代。那时候,课外读物很少,繁忙的学习之余,我就翻阅父亲订阅的报纸杂志。在那些报刊中,我对《平顶山日报》情有独钟。这是我们平顶山人的报纸,每当拿到新报,感觉那墨香格外亲切。上面不仅有国家的重要决策、新闻动态,还有本市的民生要闻、经济信息。最让我欣喜的是,在《落鳧》副刊中可以拜读许多高质量的文学作品。遇到自己喜欢文章,我就摘抄下来,仔细品读。慢慢地,心中有了灵动的思想,笔下有了飞扬的文字。

上高中时,我从《平顶山日报》上摘抄的文章已经有厚厚的3本,这对我后来学习写作起到了很大作用。每当因为写作文抓耳挠腮时,我就翻看那些记录本,寻找灵感,寻找好词好句。尽管好多时候,自己写出来的文章只是词语的堆砌,但毕竟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高二下期,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,同学们都说我有文学细胞。其实,我心里清楚,多看好文章,才能写得好。可以说,是《平顶山日报》给了我写作的灵感和技巧。

我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的文章也能发表,于是便蘸着感情写稿子,把迫切的希望装进信封,拿着投稿信东张西望地丢进邮筒,然后望眼欲穿,无比期待地等结果。终于,在一个清风徐来的秋日,我的文章变成了铅字,以醒目的标题刊登在《平顶山日报》上,那是一篇千字散文,题目是《我的希望》。那天,父亲兴奋不已,他拿着那张报纸到处炫耀。那天,我欣喜若狂,伏在书桌上,记下了有生以来最长的一篇日记。

毕业后,我成了一名语文教师,当班主任,当学校团总支宣传委员、少先队辅导员,这期间更是对《平顶山日报》爱不释手。接受着她的教

欣赏,完全被其丰富的内容和活泼的形式深深地吸引住了,副刊《落鳧》的美文成了我的最爱。

可仅凭两份《平顶山日报》怎可能满足我的阅读需求呢!“断顿”的日子总是寂寞难耐,干什么都没有心情,懒懒地躺在床上,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,父母还以为我生病了,非要拉我去看医生。万般无奈之下,我联系高先生,希望得到他的帮助,没想到他满口答应,源源不断地为我寄来了不少他看过的《平顶山日报》。为了便于阅读,我把副刊上的美文剪下来,分门别类地粘贴在剪报本上。

看得久了,手就痒痒,试着写了一篇“豆腐块”,居然发表了,我兴奋地将拿样报奔走相告,恨不得与全世界的人分享我的快乐。

甘肃省收藏协会集报专业委员会的年会上,邀请到人大、政协及报界资深编辑权威人士出席。在评报环节中,我提供的几份《平顶山日报》引起了他们的注意,他们充分肯定了《平顶山日报》所取得的成绩,不论是内容还是版式设计都颇具特色,整个版面给人以明快感,《平顶山日报》出尽了风头,芳名传四方。

在单位举办的职工收藏展中,我展出的几份《平顶山日报》再度受到关注,有人数次在展柜前驻足,最后他找到我,出价30元点名只要《平顶山日报》。

《平顶山日报》从无到有,从小到大,一步一个坚实的脚步,告别了铅与火,跨过了光与电,融合数与网,始终秉承“与时代同步,与读者同行”的理念,不断书写新时代媒体融合发展的新篇章。

育熏染,沐浴在她的文化氛围中,让我对语文教学游刃有余,我不仅能使课堂妙趣横生,而且能主持创办校园刊物,主讲团课,深得领导的赞赏,同事的钦佩和学生的崇拜。记得在一次大型集会上,代表各学校发言的都是成熟稳重的校长,唯独我是一个满脸稚气的青年教师。会后,学区主任要走了我的发言稿,他说:“你的稿子从政治的高度出发,融进真实的案例,语言生动有趣,很能打动学生的心。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稿,平时一定没少读书看报!”我腼腆地一笑:“是的,我一直在看《平顶山日报》!”

步入婚姻后,我开始为生活疲于奔命,几乎把写作丢弃了,偶尔拿起笔来也感觉毫无灵感。2003年8月,叶县县委宣传部和叶县教育局联合举办新闻通讯员培训班,邀请平顶山日报社的几位老师授课,我有幸参加,受益匪浅。印象最深的是王冬梅老师,她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写稿和投稿常见的问题,给了我很大的启发。培训结束后,我动笔写下一篇文章《伞下同行》,投给报社,很快就在《平顶山日报》上发表了。

屈指算来,我和《平顶山日报》相伴已有三十多个春秋,从学写作文到尝试投稿,从文章发表到征文获奖,是《平顶山日报》给了我启发,给了我力量,给了我平台,是她让我的人生充盈而美好!



▶ 张世栋

我居住在小区的南侧,楼外是一片低矮建筑,视野开阔。我时常会凝望中间一个树木掩映的大院子,那是以前的七矿矿区,我在那里度过了来平后的最初岁月。现在矿早已停产,没有了当年的人流涌动、热闹喧哗。我注视着宁静的矿院,像是注视着往事。时序更替,岁月不居,日子渐行渐远却历历在目,令人倍感温馨。

1986年元旦,我从宛东农村老家转学来平顶山。父亲当时在七矿采煤队工作,我被安排在七矿子弟学校,继续读五年级。父亲是个“煤黑子”,却也是个文艺范十足的人,琴棋书画样样在行,在队里也是个活跃分子。在我们居住的那间职工宿舍里,堆放着好多书,一进门墨香四溢。父亲爱看《平顶山日报》特别是副刊版上的内容,有时还特意把它们带回来,让我读读上面的文章诗歌,临摹上面的书画。

渐渐地,我也养成了看报的习惯,采煤队会议室与我们的住处在一栋楼上,里面有报架,我经常跑到那里看报。《平顶山日报》的副刊

▶ 王斌

近年来,网络上有一句话很火:青春有很多种,很庆幸,我的青春有穿军装的样子!而对于我的青春来说,不仅有穿军装的样子,而且有上《平顶山日报》的稿子。

1997年初,已经退伍参加工作一年多的我正在城西某厂的基层生产线。荒郊野外,轰鸣的设备、绵延的煤流、枯燥的岗位氤氲着黯淡无光的前路,看不到希望更找不到方向。然而军旅熔炉的锤炼给予每个士兵不服输、不抛弃、不放弃的品格。携笔从戎可以,卸甲之后重新拿起笔来又何尝不可呢?于是,搜集线索、挑选素材,在工作之余爬格子,煤灰满面写稿件。元宵节前后,一篇《谁当劳模》夹杂几个不眠之夜的艰辛,伴随着一颗忐忑的心寄向了《平顶山日报》。

▶ 王自行

作为《平顶山日报》的一名老读者,老通讯员,多年以来,我对她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。

她是良师,是益友。初识《平顶山日报》是在1989年,那年我高一。为了帮助我们了解时事,提高写作水平,学校给我们订了少量报刊,我对当时还是四开小报的《平顶山日报》格外感兴趣。身边的新人新事总使人眼前一亮,副刊上的文艺作品更让我如沐春风,一些散文、小诗可谓温润如玉,叫人爱不释手,有不少我都抄在笔记本上;一些苍劲洒脱的书法作品也成了我临摹的教材。兴趣在不知不觉间递增,写作和硬笔书法水平也在无声无息中进步。当时,有一个同学书法作品洒脱凝练,挺清秀,已在全国多次获奖,我通过交谈和了解,尝试着为他写了一篇《妙笔生花》的新闻稿投给《平顶山日报》。

每日把你掏捧于手,伴随阵阵油墨飘香,沁人心脾。恍如和你十指相扣,互传心里的温柔,从此成为一种执着、一种习惯。而今,方悔与你相识太晚。有人说,人们的信息范围是有限的,但可以通过报刊来引导。作为平顶山人民知心朋友的《平顶山日报》,如一块连心锁,时刻锁牢大家的信息世界,一直在默默地滋润着每一位读者的心田。

我在城里上学时寄读在当干部的姨家,每到午饭前,投递员都会很准时地敲门,送来一份散发着淡淡油墨香的《平顶山日报》,放在专门印有“平顶山日报”字样的报

内容丰富、形式活泼,深深吸引着我。报上一些好的内容,我还特意保存下来,日记本上也记有不少有关平报的文字。翻开1987年11月16日的日记,上面写着:“平顶山帘子布厂、平顶山日报社、平顶山市文联联合举办‘神马奖’诗歌赛,今天在报上看到一些获奖诗歌,写得都很好。一等奖是肖书显的诗:‘中日邦交若许年,一衣带水连天。云山万里腾神马,驰骋昆仑富士间。’……”后面,我还煞有介事地对诗歌进行了一番点评。

高考结束,差强人意的成绩以及家庭的原因,我放弃复读,开始打工,先后从事过七八种工作。大概有近一年的时间,我在市区一家焦化厂的露天工地上干着筛焦粒的活儿。午休间隙,我买块烧饼或卷个烙馍,来到厂区办公楼附近的阅报栏处,一边啃馍,一边阅读那些报纸。冬天朔风凛冽,夏天骄阳似火,似乎并没有阻止我渴求的目光。

从日报副刊上,我读到了汪曾祺、张中行、周国平等大家的文章,还对“洪丕谟”这个名字印象深刻。

我的青春 平报见证

山日报》。接着,就是抓耳挠腮地等待了。

半个月后,就在已经基本忘记这件事时,正在车间出黑板报的我被集控室的大姐招呼去接电话;上了三楼,电话那端父亲说:你看今天的日报二版。我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报纸,我的稿子《谁当劳模》赫然出现在二版头条位置。经过编辑的巧手,文字更凝练,结构更完美。25天后,我还能清楚地记得那天是3月2日,责任编辑叫王冬梅。

在此鼓舞下,紧接着一篇人物通讯《沉默的张扬》又新鲜出炉,寄往报社。还记得那天是4月1日,我上4点班。乘坐矿区通勤小火车去厂里,对面的座位下有一摞子新一期的《平顶山日报》,应该是发行员携带去向各单位分发的。我忍

偶然遇见 真情相守

日记》,尽管不抱什么希望,但仍翘首以盼。忐忑不安间,很快收到样报,文章在二版重要位置刊登出来了!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,成就感油然而生,激动之情更是溢于言表。正是这篇文章,让我与新闻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1995年,我到郑县计生委工作,以“擅长写作”的名义先后在办公室和宣传科撰写材料和新闻稿件。当时初入社会,涉世不深,认识有限,写的材料并不被认可,这使我的处境非常尴尬。怎么办?就在我犯愁之际,报架上的《平顶山日报》让我眼前一亮。报纸上的领导活动、会议报道、评论员文章、述评、小言论等层次分明,凝练生动,既紧跟形势又观点新颖,这位曾给予我激励的良师再次让我振奋起来。我如获至宝,一有时

与你邂逅 相见恨晚

箱里,姨夫也总在这个时候带上老花镜,打开台灯,细细地品读上面密密麻麻的文字。我也会在睡觉前看看报纸,算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。再后来,我参加工作,单位里也订了《平顶山日报》,她被固定在小小的书架上。

她如一杯咖啡,带来的是心的愉悦和香醇的气息。不论是日报上的家乡新闻,还是副刊上的一段邂逅,也是我最值得珍藏的记忆。邂逅《平顶山日报》,就像邂逅了一位睿智的师者,不仅让我欣赏到家乡的美丽,而且让我的心情在外有所依托。想起了那句

报纸像是一扇窗,将我的目光引向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。有的文章描写的心路历程与自己当下的处境、心境契合,就更能引起我的共鸣,无形中给了我很大的精神支持。就像汪曾祺先生说的:“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,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,人,是美的,有诗意的。”

1996年前后,我在市郊一个镇子附近的玻璃厂上班。厂子效益差,干一阵、停一阵。那年冬天,厂子又停工了,我自愿留下来看护厂子。单位订有一份《平顶山日报》,我闲来就翻翻看。除夕夜,附近村镇上鞭炮声此起彼伏、时远时近,我对现状和未来感到无比焦虑。必须突破这延宕和畏葸的藩篱了!那夜,我郑重地写下了新一年的规划,决定不问收获,只求认真耕耘。

春节后的一天,我像往常一样看新送来的报纸,在副刊上突然看见了熟悉的标题,正是我两星期前投寄到报社信箱的那篇文章。这件事给了我莫大的鼓舞,也使我认识到“行动”的积极意义。

了几忍,没有上前去讨要一张看看自己有没有上稿。等下车走到车间楼下,办事员看见我就喊:你真厉害啊,又上报纸了!那一刻的我表现出的,已经不再是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激动,更多的是白日放歌须纵酒的从容。

接二连三发稿之后,我的信心就更足了。尽管之后陆续发表稿件不多,编辑名字也不记得了,但每一次都是满满的鼓励和充足的信心。通过经常将原稿与编辑改过的稿子对比研究、取长补短,没过多久,自己的主题选定、材料择取、文字组织、逻辑思维、新闻敏感等能力显著提高,文章越写越顺,成稿也越来越快。

写过新闻的都知道:报纸是最好的老师。走过青春的都明白:底

那段日子里,我陆续写了一些文字,虽然浅显,但是承蒙《平顶山日报》编辑的厚爱,有不少予以采用,这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亮色。我还克服诸多困难,先后通过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专科、本科自学考试,进修了法律本科,并在北京从事了多年图书编辑工作。这对当年的我来说,无疑是一种“奢望”。因为在那些居无定所、朝不保夕的日子里,我曾想过,这辈子要是能从事一个与文字沾点边的工作,就啥也不想干了。

目前,我从事的是党建方面的文字工作,仍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阅读习惯,对于《平顶山日报》,除了像往常一样关注副刊,还较多地关注党建、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文章,这使我更好地适应了自身工作,并在工作中获得较多奖项。平报现在有了电子版,但是我还是习惯阅读纸质版,喜欢那熟悉的版面、熟悉的气息。平报一路走来,已经融入我点点滴滴的生活,那些散发着墨香的文字像绵绵春雨,无形中滋润了每一位读者的心田。

层的年轻人最需要鼓励。在纸媒为主要宣传平台的上世纪90年代,《平顶山日报》是本地稿件质量最好的媒体。当年,我在报社没有一个熟人,向编辑请教交流更无从谈起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编辑老师能够以质取稿,绝对是职业操守和良心素养使然;他们看似日常的工作,却给了如我一般的不知多少投稿者以鼓舞和振奋甚至新的梦想,乃至改变了人生。每当想起他们默默地奖掖、扶持和帮助,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就会让我温暖而感动,恬淡而美好。而我从未当面向他们道过一声谢谢,问过一声您好!值此《平顶山日报》复刊40年之际,就让我以一个受教者和受益者的身份,向报社和编辑说一声谢谢吧!

道这背后编辑们无私的劳作、辛勤的汗水?往往在夜半时分,会接到报社打来的核对电话;也经常在电话中指出稿子存在的问题,如何改写等。可以说,只要文章有一点点光芒,编辑们就会设法把它点亮。

《平顶山日报》栽培我、扶植我,不仅帮助我成长,而且在我人生的重要时刻改写了我的命运。几年之后,我在组织的关怀下正式调入县委宣传部,几年前又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;数十年来在《平顶山日报》及其他报刊发表新闻及文学作品约2000篇,获得多种征文奖近20个,并于2016年加入了省作家协会。

偶然遇见,真情相守。回忆走过的历程,我最感谢的是《平顶山日报》。愿《平顶山日报》越来越好,也相信我们的不解之缘会永远保持下去。

《平顶山日报》几经改版,但宣传党的好政策好方针、弘扬主旋律、传递正能量的信念和坚守质量是报纸生命的指导思想一直未曾改变。《平顶山日报》的成长过程,也是很多鹰城人成长的过程,因为有了《平顶山日报》这个平台,很多喜欢文学的人就有了一个温馨的家。她就像一面镜子,指引人们在文学路上不断前进。现在,我以感激和欣喜之情庆祝她的40岁生日,同时祝愿她越来越好!

看的是日报,读的是世界;写的是文字,阅的是人生。四十载的沧桑岁月,让我们不时回望,相守成为一种记忆。